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40nB485

普門顯禪師語錄

清 燈顯說

性胤錄（依駒本增入並印）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序
    - 江賀勛序
  - 請啟
  - 住四川忠州敕建振宗禪寺語錄
  - 普說
  - 小參
  - 法語
  - 機緣
  - 佛事
  - 讚偈
    - 達磨真讚
    - 觀音讚
    - 聚雲師翁真讚
    - 慶忠老人真讚
    - 題四景畫軸
    - 巡照警語
    - 示鎮九文學
    - 示舌端上座
    - 示何居士再晤
    - 示同參
    - 示睿珍上座
    - 示單傳書記
    - 示中行名性心
    - 詠蓮
    - 辭老人復歸聚雲
    - 拙菴居士見訪次韻奉酬
    - 次寶善居士除夕
    - 中秋無月
    - 賀姪檢選
    - 郡侯杜公次韻
    - 山居
    - 山居(五言律)

        - 次張相公韻
        - 乙卯春因郡侯劉公陞任夔州歷感弘護兼別贈言次韻酬答
        - 遊白帝城口占
        - 示了明吳居士法名性己號自在
        - 示了凡夏居士法名性侶
        - 示祇園游居士法名性地
        - 示龍華譚居士法名性一
        - 示廿五游居士法名空持
        - 募衣偈
    - 書問
        - 復太守劉公
        - 復城守李公
        - 寄同鄉李公書
        - 復楚省童真和尚書
        - 復南濱三一和尚
        - 復靜默上座
        - 復睿珍單傳二座
    - 塔銘
- 卷目次
    - 1
    - 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佛，無取于語言文字也。彈指印心，拈花悟法，何語言之有？獨是玄宗秘要，虛無空寂，即具生知之哲，尚莫窺其涯際，而況頑根鈍質者，養非木雞；涉獵馳情者，行同野狐。甚矣！禪定之難也。苟非藉語言以警發其性靈，則黑暗千重，終從何處著腳？此普門大師之錄，所宜亟為拓揭者也。師乃鐵壁大師之苗裔，接續吹萬老人之燈傳，誠實精進，了徹真詮，得未曾有。且復弢光晦燄，不以舌鋒求聞達，誠有見于禪定之難，未易以語言文字示人者。但慮後學厭膏梁而啖糠秕、捨精髓而飾皮毛，故不憚婆心，偶爾饒舌，舉圓通瀰淪景象，悉從語言中逗漏些子。惟望龍象眾，于無言中求有言、于有言處悟無言，將問答棒喝，權實照用，渾成一片，以各還其靈明不昧之本原，是則師之宏願也。雖計語錄無多，然徑尺珊瑚，可當連城白璧，諒具擇法眼者，當必有以辨之矣。
康熙戊子春王上元日古臨江賀勛熏沐敬識

諸山請啟

伏以梅熟枝頭，顆顆金丸映佛面；麥翻隴畔，騰騰銀浪洽天心。喜值聖誕良辰，敬啟法筵再振。治平繼述，宜塤篪以協韻相和；宗派悠長，正薪火以頻然不燼。恭惟普門大和尚，裔本世胄，緇著齠齡。慧燄發桐山，幾遭老人毒辣；法源來字水，曾經入室親承。職理有年，弗讓楊岐獨步；儀清細軌，不減馬勝遺風。眾等叨荷淨名，期仰止而蹤前可進；忝列同派，冀登堂而提挈踰階。燈傳有賴，雨化無疆。眾等無任踴躍懽忭之至。謹啟。
普門顯禪師語錄卷上

書記性胤錄

康熙壬子四月佛誕，忠南合郡縉紳士庶四眾等請師住振宗禪寺，入院上堂。拈啟云：「鳥篆蟲文，雲龍風虎，裕後光前，立賓立主。如何是賓主混融一句？試道看。」宣畢，師以拄杖擊法座云：「祖有祖制，佛有佛規，山僧據令而行，這裡容你不得。」遂陞座。拈香祝聖畢，次拈香云：「此瓣香寶聖山中得來，治平堂上拈出，看來不直半文，卻也恩同海嶽，爇向爐中供養臨濟正宗第二十六世慶忠鐵壁先師大和尚，用酬法乳之恩。」斂衣就座。上首白椎畢，師豎拄杖云：「太阿堅、吹毛利，十聖三賢莫能避，斫普賢脛、斷文殊臂，無容顧後瞻前，那許沉言滯句？有麼？」僧出便喝，師便打，僧復喝，師復打，僧歸眾，師連打，乃云：「迅雷風烈，擎斧豎鉞，虎驟龍驤，應時及節。」喝一喝云：「還會麼？茲乃郡侯劉

公暨合郡縉紳士庶等不忘先師記茆之諄、托付之重，特迎山野住持治平繼茲院事，即此不獨光輝法門，亦且因齋慶祝。如何是慶祝的句？浴佛日，雨初晴，人天皈仰，景運昇平。黃鶯囀，杜宇嘲，龍象集，水雲臻，高懸鞀鐸，普洒甘霖。」喝一喝云：「雖然舊閣閑田地，一度贏來一度新。」

臘八，上堂。「道悟明星，曲不藏直，一恁前三後三，何妨趙甲錢乙？玉兔趁金烏，推車又觸壁，誰是出頭人？為汝諮端的。有麼？有麼？」眾無出，乃云：「陽九陰六，陰六陽九，小往大來，逆數順數。無窮數，看看數至一年零，遶屋梅花開又萎。」復豎拄杖，云：「惟有這箇不屬變遷。」卓一卓，云：「在在和泥合土。既是不屬變遷，因甚和泥合土？」良久，云：「一歲二春，牛頭鼠尾。」

佛誕，啟華嚴會，上堂。「九龍吐水天外來，捧足金盤從地至，日輪瑞應降皇宮，承斯共建無生會。如何是無生一句？莫是指天指地，大口開張得麼？錯。莫是摩竭提國三七思維，沒處啟口得麼？錯。莫是不離菩提而揚七處九會，說理說事，權實雙行，一音演唱得麼？錯。若會得這三錯，始知釋迦老漢始從光耀土，終至跋陀河，于是二中間，未曾說一字。既無一字，且道這八十一卷又從甚處得來？」復舉：「東印土國王請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羅齋，齋畢，王曰：『 和尚何不轉經？』祖曰：『 貧道出息不涉眾緣，入息不居蘊界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，豈止一卷兩卷？』 」師云：「祖師恁麼應答，大似靈龜拽尾，拂跡成痕。殊不知既云出入，早已蘊在陰界、涉在眾緣，又何常離得泥水葛藤？今日設有人問山僧：『 還轉得經否？』但向道：『 清晨一缽粥，齋後一杯茶，長伸兩腳臥，別有好生涯』 。若云：『 這長老恁麼道，豈不違背經義？』但向道：『 真金自有真金價，終不和沙賣與人。』 」

重陽，解制，上堂。豎拂子，云：「爐韝新開四月頭，三三兩兩無空缺。不貴按豆遮晴，唯喜證龜成鱉。報諸人，休間歇，本來面目看時節。且道是甚時節？」擲下拂子，云：「金風催落葉，黃花燦晚秋。」

臘八，上堂。驀拈拄杖云：「還見麼？昔時這日釋迦將無作有，治平今日指有言空，總屬烏焉成馬，喚甕作鐘，大似捏目生花，無病著灸。即今座下莫有不被瞞頇者麼？如無，山僧自定當去也。己酉年，是月終，梅鬥雪，霜露濃，千峰飛蛺蝶，遍界瑞盈空。開正眼，兆年豐，人人及第悟心空。還識心空及第麼？」復以拄杖畫〇云：「夜半明星當晝朗，無端拈出又重新。」

淨信表華嚴期會，請上堂。豎拄杖，云：「倒騎鐵馬入崑崙，景泰時亨家國興，一日索訶開正眼，卻教枯木盡同春。人天普集，選佛

場開，人人懷報佛報親之心，箇箇享安國安邦之福，地爐煨榾柮，濁酒慶春秋，嘉穀阜豐，雨暘時若，看來色色現成，卻也般般具足，何須木上座重打葛藤，更添註腳？雖然如是，功不唐捐。不見華嚴會上智首菩薩問文殊師利云：『 一切菩薩云何得無過失身、語、意業等事？』文殊末上答以『 善用其心，則獲一切勝妙功德。』即如眾淨信于己酉夏開建百二十日華嚴道場，結夏安期，持齋奉戒，茲又重建無遮勝會，普集諸山耆德，超宗薦祖，廣利人天，仍請山僧舉揚般若，得非善用其心耶？心既善用，則各各成佛無疑；成佛無疑，則各各獲無量無邊殊勝功德；功德獲矣，亦不見其善用之心、所成之佛；無心無佛，則理無礙、事無礙、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，觀法界于一塵之中，以一塵遍法界之外，塵塵爾、念念爾、法法爾，無非普賢道場、毘盧境界。」復豎拄杖，云：「還見麼？恒沙諸佛來也，在山僧拄杖頭上普為證盟，放不思議光明、照不思議法界、說不思議法要、度不思議眾生、修不思議因、成不思議果。果因既爾，法界眾生亦復如是，更喚什麼作不思議法要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吼遍吼，擊遍擊，鐃鈸旛幢迎聖集，不販旃檀航，拗曲還作直，貴買賤賣，顛三倒四，藕絲孔裡飛大鵬，蟭螟眼中開夜市，普請諸佛來臨，共賑九幽十類，都盧合掌讚揚，盡道吉祥如意。」擲拄杖，下座。

慶忠老人盡九四，眾請陞座。拈香畢，豎拂子，喝一喝，云：「楊岐三腳驢，無端添隻角。觸碎崑崙山，踏翻海底月。而今解作獅子吼，百獸聞之頭腦裂。正恁麼時，如何是全體大用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此日恰逢九九，宇宙乾坤作口。森羅萬象齊來，共揚慶忠家醜。且那箇是家醜孽？憶昔先師寓白嵓時，山野同眾侍立次，先師舉良久公案驗眾，山野云：『 也是屋裡販楊州。』先師云：『 汝等諸人莫道無事好。』山野云：『 和尚也是無端。』先師便掌，山野便喝，先師云：『 異日不得辜負老僧。』山野作禮。繼隨老人過高梁，寓五雲堂。山野病起，一日呈偈云：『 改頭換面幾生來，此日無端眼豁開。吩付目前皮袋子，從教馬腹與驢胎。』先師徵云：『 那箇是你豁開眼？』山野豎起拳頭。先師云：『 何不放下著？』山野便放下。先師云：『 又在甚麼處？』山野云：『 明日同大眾侍和尚金城齋。』先師云：『 放你三十棒。』山野珍重而出。後先師應向化侯譚公請住寶聖，命山野監院。一日入方丈，先師豎起拳，山野便喝。先師云：『 見什麼便喝？』山野云：『 無柰院事甚繁。』先師遂以偈囑曰：『 寶聖叢中獅子兒，十年院裡布全威。于今奮迅機無畏，吼向人天自有時。』自來絡索，雖是往日葛藤，莫道不相干涉。茲乃先師盡九，亦非山野露醜張乖，卻與大眾應個時節。」以拄杖擊案云：「騎虎頭，把虎尾。鸞鶱麒麟，龍孫鳳子。

治平堂上唱卷阿，錦水金鱗燒赤尾。布慈雲，洒甘雨。這回特地斬新，雙徑葛藤又理。」復喝一喝。
說戒，上堂。「寒風吹廣漠，嵩嶺雪齊腰，消息梅先露，節候不相饒。無端著賺英靈，來此開眼作夢，竿頭進步則易，平地打脫則難，不薦袈裟裹草鞋，偏取探珠宜浪靜，恁麼不恁麼，非得亦非證。」驀豎拂子，云：「還委悉麼？優波離尊者來也。」
上元節，陳文學暨眾淨信建千佛道場，請上堂。「直饒將虛空作口、草木微塵作舌，說得大千粉碎、佛祖結舌，依然巴水向東流、南辰朝北闕。不見長沙岑和尚一日閱《千佛名經》，時張拙相公問曰：『千佛名在這裡，未審千佛在甚麼處說法？』岑云：『黃鶴樓詩崔灝題過，相公題也未？』拙云：『不曾。』岑曰：『得閒題一首好。』」師云：「岑公舍近圖遠，張拙當面熱瞞，不惟累及崔公，更要點污千佛。雖然如是，怎柰蟻從羶處聚、蠅逐臭邊飛，不因黃鶴韻鏗鏘，那討千佛說法處？即如今日一會，千佛名總在這裡，未審千佛又向甚處說法？」良久，顧視左右，云：「元宵佳節頻歌舞，處處咸然無盡燈。」
康熙乙卯仲冬朔日，忠南眾淨信請師住桐柏山曇華禪院。上堂，拈香云：「這瓣香，咸寧萬國，鎮靜八荒，尊貴本自天然，磬蔚不從地得，或調玉燭，或佐金湯，爇向爐中，奉祝當今皇帝萬歲、太子千秋，文武宰官、郡主、檀越、紳衿、護法等，伏願主聖臣良，雨順風調宣至化，民安物阜，含哺鼓腹樂周年。這瓣香，無量劫前種就，六度萬行栽培，經劫火而不燒，歷烽煙而不變，爇向爐中，供養治平堂上圓寂先師慶忠鐵壁大和尚，用酬法乳之恩，伏願旃檀林枝枝鬱秀，柳谿月在在輝光。」維那白椎畢，師云：「九夏三冬去即來，一陽初復法筵開，天心既見無容隱，好把機關仔細裁。」喝一喝，良久乃云：「非是無人酬酢，因有庭竹當機，不獨清風高節，兼引鳴鳳來儀。這裡薦得，始信無情說法、最上玄機，那堪線去絲來、百拈巧弄？不見臨濟纔入僧堂，首座會得第一句；世尊方據座，外道讚謝而行。此是師家本分，提持平常心地，至于入室操戈、機鋒問答，皆是接物利生之方，未是宗乘極則。如何是宗乘極則？茲乃國運重新之際，一境叨荷無虞，眾淨信均感聖恩，安期護眾，保境祈豐，特請山野舉揚法化，山野不負肫懇，只得因齋慶祝。如何慶祝一句？」擲下拄杖云：「但願四方戎馬息，普天率土賀昇平。」結椎，下座。
臘八日，說戒，上堂。「雪積高山，霜鋪平地，明明百艸頭，歷歷祖師意。何勞繩自縛？空負沙揀金。黃面瞎星悟道，都云夢眼空花；神光斷臂雪腰，總是伎窮力極。怎如桐山這裡渴飲饑餐、勤眠熱覺？以日月兩輪為衣珠，以古往今來為定限，以草木微塵為偈

咒，以盡十方世界為袈裟臥具，亦任諸大德入乎其中、出乎其外，不持而持、不受而受，說甚三千威儀、八萬細行？這裡薦得，始信高沙彌不登戒壇；其或未然，待拄杖子再與通箇消息。」卓一卓，遂說戒。

解制，上堂。僧問：「若人欲識佛境界，當淨其意如虛空。虛空且置，如何是佛境界？」師云：「天高地厚。」進云：「猶是聲色活計。」師便打，乃云：「九九八十一，看看今日畢，向下事如何？年年向此夕，解開布袋口，畜生驢馬走，踏過上頭關，遍地獅兒吼。所以道：盡大地是箇禪床，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，盡大地是個話頭，盡大地是供養。以如是人坐如是床，以如是人具如是眼，以如是人參如是話頭，以如是人受如是供養，綿綿密密，昂昂藏藏，東湧西沒，南湧北沒，中湧邊沒，高堅前後，仰瞻鑽忽，不解而解，不結而結，如是而解，如是而結，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還會麼？茲乃九十日禪期方畢，眾淨信積悃既中，加功宜表。到這裡，山野無可為說，但向道箇福無量、壽無量、因無量、果無量、功勛無量、記莂無量、無量無量、不可說不可說，我等與眾生，皆共成佛道。」卓一卓。

建千佛道場，請陞座。師云：「出隊逢殘臘，攜笻入遠村，誰家伶利子，相共話知音？」開明居士出，畫一圓相，師便喝，士于圓相中一點，師復喝，士拂袖歸眾，師云：「不是知音，徒呈伎倆。」乃云：「此日逢法席，千聖齊雲集，消息是誰傳？嶺梅香噴鼻，莫昧好良因，大家齊著力。」復豎掌云：「還見麼？」遂撫案云：「還聞麼？若也共見共聞，則此番功不浪施；其或未然，山僧不惜兩莖眉，更與重下註腳。昔廣額屠兒于世尊涅槃會上擲下屠刀，便云：『我是千佛一數。』世尊便授記。今辰乃玉乾黎善士建千佛道場，賑幽布福，看來卻與世尊涅槃一會不別，是中若男若女、乃僧乃俗，各各所稟智慧刀惟恐不肯放下，若肯放下，則人人千佛、個個屠兒，舉足下足總皆增勝福田，出有入無盡是屠兒應跡。山僧恁麼舉似，會中設有個旁不肯的出來道：『佛之一字，吾不喜聞。』山僧只得無言可對。如無，還須把本宣科，依儀作範，他年優缽花開日，果證同歸功德林。」復喝一喝。

輝衢黎居士薦親禮千佛懺，請陞座。僧問：「凡聖交參，龍蛇混雜。龍蛇混雜即不問，凡聖交參事若何？」師云：「這裡那容說凡說聖？」僧便喝，師便打。問：「如何是清淨法身？」師豎拄杖。「如何是圓滿報身？」師以拄杖畫圓相。「如何是三類化身？」師于圓相畫十字。僧歸眾，師乃云：「問三身，答最親。歷歷明明，非佛非生。人天交感，千聖雲臻。摩頂授記，滿願隨心。而康而

壽，乃福乃榮。這裡猶有一句未道，且道是那一句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大好報本追親。」

普說

初夏普說。師云：「一年將過半，今夜重打筭，陽極始陰生，流光急如箭。若肯究時節，何須重判斷？試問諸人：還著忙也未？不見古德云：『 三分光陰二已過，靈臺一點不措磨，歲月不知何處去，喚不回頭爭柰何？』且道：喚甚麼作靈臺一點？莫是開眼、合眼麼？莫是晝明夜暗、日往月來麼？莫是鵲噪鴉鳴、見聞知覺？莫是春云夏來、陽消陰長麼？若于開眼合眼、晝明夜暗、日往月來處著，亦是逐色違聲漢；若于鵲噪鴉鳴、見聞知覺處著，亦是揚聲止響漢；若于消長盈虛、往來順逆處著，亦是逐境隨流漢。若執此，果然喚不回頭；捨此，卻又當面錯過。若是明眼漢，如杲日當空、明珠在握，開眼也得、合眼也得、晝明夜暗也得、日往月來也得，鵲噪鴉鳴、見聞知覺、春去夏來、秋去冬來總得，辟如天地無不持載、無不覆幬，更說甚麼靈臺一點、二分三分？細則入于微塵、廣則包于沙界，無一物不具、無一處不遍，小德川流、大德敦化，到這裡間不容髮。倘如思前筭後、得失是非，不唯錯過目前時節，只饒從威音王已前展轉至樓、至佛已後，也不得這一點的受用。試問大眾：且道是那一點？」驀豎拂子，云：「還委悉麼？能為萬象主，不逐四時凋。」

小參

小參。豎拄杖，云：「據此令，行此道。」復擊案，云：「當鋒者斬，躲閃者亡。莫有奪鼓攙旗者麼？出來相見。如無，山僧為你說個譬喻：此事如百刃臨前，計窮力極，退不能、進不得；似漫天網羅，銀山鐵壁，觸不能、背不能。這裡須是個超生死、絕去來的漢，方能從千層戈戟中驀直擁身出來，說甚下客盜裘、相如奪璧？正令全提，在在劫外陽春，時時石人拱手。若未到這田地，不可虛度時光，恐他日有人與你筭飯錢，莫言山野不道。參。」穀雨節，小參。「諺語云：『 穀雨有雨，碓頭有米。』大眾拍掌呵呵，農夫鼓腹忻喜，山前百花爛熳開，江村漁父歌聲美，陳年佛法渾教爛，都來餓殺飯羅裡。大眾且道：還有指示也無？喚作一物即不中，落花依舊隨流水。」
小參。喝一喝，云：「一聲荼毒鼓，趁出桐山虎，咬殺翠屏峰，羊鳴山作舞。驚起佛華會上五十三員知識、四部地神、三界天主，一

時迴避不及，卻來山僧拄杖頭上連聲叫苦。無邊身忍俊不禁，忙道個：『 佛身充滿于法界，普現一切群生前，隨緣赴感靡不周，而恒處此菩提座。』致令山河大地、萬象森羅、有情無情等各各聞法解悟，一時同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復喝一喝，云：「參。」

法語

多見做工夫，每向蒲團浸殺死，水裡藏身，忽遇浪鼓滄溟，雨風大作，卻遏捺不住，雙睜兩眼，似無舵之舟，隨風浪飄沉于東西南北，何常得穩載不搖的工夫？若是鐵艄公，把得定、作得主，縱臨洪波浩渺之際，便能輕輕拽轉舵來，不覺霎時急流已過，方稱越格丈夫，湖海傑士。若一向死守遼城，何時得出頭天外？悟一禪人知有此段大事，得得入山，一見便覿縷于他處，記憶得的，備陳山野。山野知他誤入假銀城，示以趙州無字令參。須知這無字如大火聚，無論山林樹木，但有形質者，觸著便燒，燒到無可燒處，灰飛煙滅，人我俱空。忽猛省來，略與己事有少分相應。既得相應，不可得少為足，若得少為足，便向中途退墮，若中途退墮，則不能到家。若得到家，方知佛云：治生產業，皆順正法。若未如是，徒記空言，以資談柄，于己何益？禪人勉之。

諦觀象季學者，多是衒虛名、圖利養，身在叢林、心趨異域，此法席未終，彼妄念復起，逐日朝東暮西、奔南走北，那有半點參學實落念頭？正如做虛圈套人上街，身無百錢，卻去張鋪標名、李鋪顯字，其實囊底空虛、腰間空乏。又有一種學得口頭禪幾句，設有人問，他也扯草湊籃、答語作頌，殊不知總屬虛頭。更有一種身威儀而心挾雜，不唯名利不除，而且餘習未盡，到處誇經紀、闡才能。如此等類，欲學菩提終莫能得。既欲力究此事，先須立定腳跟，將從前雜毒打屏淨盡，單提本參話頭，無論積年累月、朝參暮參、行參坐參，到無可參處，忽然翻轉面門，運出自己家珍，一任利人利物、報佛報親，有時轉山河大地歸自己、有時轉自己歸山河大地，南北東西、人間天上，言為則、行為法，光顯祖庭、經紀後世，始不負出家之志。如一向冒名虛誑、門外之遶，不惟彌勒下生沒柰爾何，直饒千佛出興亦無如之何也。

示鎮九文學(號唯唯)

欲究此事，不須向外別求，須從本領透出唯字，始知金色破顏微笑，阿難倒卻剎竿，曾子守約，顏子屢空，乃至執中之旨，精一之妙，總不出這唯字。只這唯字，包四維、廓上下，在聖不增、處凡不減，不即不離、非縛非脫。但恐不究唯字之旨趣，于唯字下躲根，不惟辜負古人，亦乃錯過自己。自己既錯過，則日用二六時

中，應機接物，皆屬杳茫。既屬杳茫，則無捉摸。既無捉摸，則心無所歸。既無所歸，如緊水葫蘆，抽韁野馬，擬欲追尋，遠之遠也。不見僧問古德：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」德云：「我在青州作領布衫，重七斤。」若萬法既歸，一貫豁然。唯字既明，布衫不別。到這裡，猶是借路還家，假舟到岸的方便。倘他日見得分明，徹底透過，只這唯字，亦是註腳。時因鎮九張居士歸京，持冊請開示，山野以唯唯號之，不覺叨叨咀咀。

機緣

師住聚雲，時縣尹湯公至，問：「如何是三寶？」師豎指請鑑。公云：「此是據實問。」師云：「山野亦是據實答。」公復問：「令師與破山和尚俱皆用棒。」師云：「莫謗家師好。」公曰：「何以故？」師云：「家師有時用，有時不用。」公曰：「有等禪師常用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若常用則非也。」公曰：「令師既不常用，將何接物利生？」師云：「或乘獅子，或駕象王，逢強即弱，遇柔則剛。」公曰：「此義幽深。」遂作辭而去。

僧問：「如何是法身？」師曰：「苦竹夾籬笆。」僧云：「法身如何透？」師云：「鑽進又鑽出。」

僧參，師令參不是心、不是佛、不是物，僧呈頌云：「青寥寥，白滴滴，左右逢源如杲日，何須覿面更端的？」師徵云：「還端的也無？」僧擬議，師便打。

僧問：「如何是金剛不壞身？」師以火箸插爐心，「會麼？」僧沉吟，師拔火箸便打。

僧問：「如何是十八女子不繫裙？」師拈楞柮示之。

僧問：「盡大地是普門，學人從甚處入？」師云：「汝適從甚處來？」僧云：「看經。」師云：「更覓入處那？」僧禮拜，師便掌。

僧問：「如何是無位真人？」師云：「張公喫酒李公醉。」

僧問：「南泉斬貓，趙州頂草鞋出，意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九九盡後又逢春。」

衡山和尚問：「佛身充滿于法界，普現一切群生前，隨緣赴感靡不周，而恒處此菩提座。因甚一切眾生不見佛？」師云：「用見作麼？」

僧問：「說的是法，不說時還有佛法也無？」師云：「粉團花。」

僧請益，師書了字示之，僧拂袖便出。師云：「傷弓之鳥，見曲木而高飛。」

師因托缽入城，有僧問：「鐘未響，鼓未鳴，托缽向甚處去？」師云：「今日劉施主有齋。」
僧問：「牛頭未見四祖，因甚百鳥啣花？」師云：「後生可畏。」「見後因甚不來？」師云：「非汝境界。」
普門顯禪師語錄卷上終

普門顯禪師語錄卷下

書記性胤編

佛事

慶忠老人五九，四眾設供，請拈香。云：「纔見金烏駕鐵船，撲落虛空顛倒走，山河大地作琴鳴，特為吾師應五九。五九四十五，馬腹驢胎今亙古，這回掉臂去還來，面目依然照下土。還見麼？依稀似是，彷彿不同，這裡薦得，許見師翁；其或未然，瞎驢滅卻正法眼，滿地兒郎唱祖風。既云滅卻，因甚又道唱祖風？」良久，云：「鴛鴦繡出從君看，不把金針度與人。」

慶忠老人周年設供。「吾師六十年前提綱挈領，六十年後慣妄脫空，向人天眾前賣悄贏乖，假示出生入死榜樣，直是瞞某甲不得。不肖兒郎今日也只得屈順人情，將計就計，燒一炷香，點幾盞茶，敘兩句寒溫，略盡人子之念。諸昆仲還知麼？若向這裡知得，不謬作他兒孫；其或未然，大家作禮。」

參府靖遠袁居士請為王母對靈。驀拈拄杖云：「見麼？身從無相中受生，猶如幻出諸形相，幻人心識本來無，幻出無根無實性。即如袁母太夫人從如幻受生以來，營家治業，懿德受褒，柔順內貞，膺夫榮子，復承圓通大士之願，持佛母準提之素，一夕知身是幻，內寢告終，可謂得大自在、得大受用。雖然如是，猶屬泡影漚花，未是太夫人本命元辰落處。且道落在甚麼處？」復畫圓相云：「還見麼？蠟炬滿堂明似鏡，靈臺一點照無偏。」

為用禪人舉火。「偃月爐，大火聚，禪人到此休迴避，鍛盡無明，掃除根蒂，勝熱坑中，無向無背。」以火炬遶龕，云：「還會麼？吞卻金圈栗棘蓬，出頭天外阿誰是？」

慶忠老人忌辰，拈香。云：「年年三百六十日，日日聚頭；晝夜十二時辰，時時親執。甘則同甘，苦則同苦，說甚寒暑迭遷，違時失候？柰有先德儀規，未免依期展布。茲乃吾師忌辰，有恒禪人設齋供養，燈顯但將吾師龜毛拂、兔角杖、咬不破的鐵饅首、無滋味的木楂羹呈在吾師座前。諸昆仲！還知這等供養麼？若也知得，是真報恩共；或未然，須依舊列。」

為冰玉沙彌舉火。「生也，玉潔冰清；滅也，泥團土塊。出脫一步，別有生涯。」攛下火炬，云：「還見麼？赤光灼出金獅子，巨燄堆中結聖胎。」

為鳴岐文學對靈。「戒慎恐懼，守約安貧，苦樂順逆，素位而行，此是相公生平踐履。且道今日事作麼生？」彈指云：「會麼？吾無

隱乎爾。」
為近軒禪德舉火。「菊花黃，秋露碧，木落水寒，龜哥眼赤。汝近軒，須委悉，功全行全，心直口直，念佛八十圖，甲子六百一，于今捨妄歸真，卻也敏速端的。還知端的事麼？」擲火把，云：「巨燄堆中飛鐵馬，琉璃地上產狻猊。」
慶忠老人忌辰，有恒設供，請拈香。云：「年年有恒，歲歲性一，有恒性一，非離非即，不獨忠孝兼全，更喜恒久不易。如何是不易底一句？」以香插爐云：「祈師慈悲，伏惟尚饗。」
為明初禪德起龕。喝一喝，云：「直截一句，迥絕言詮，向上路頭，還須獨步。若欲歸根得址，也須親到一回；設使顧後瞻前，終是半途作活。且到家一句如何指陳？」以拄杖指龕，云：「椰栗橫擔休顧人，直入千峰萬峰去。」
舉火
執炬，云：「萬仞嵓巔撒手，栗棘蓬裡轉身，務須穩步，毋得因循，火把在手，休要生嗔，與君燒卻臭皮袋，換取金剛不壞身。」
入塔
指穴，云：「離中虛。」入靈骨，云：「坎中滿。透體玲瓏，如驢覷井，女媧煉石補天，至今猶填不滿。毋住此中，勿離根本。」復掩卻蓋，云：「休云密密不通風，須知別有好光景。還識別的光景麼？」復畫圓相，云：「江頭雪積擁蘆花，山寺臺高明月迥。」

讚偈

達磨真讚

彎彎一枝蘆，得得闡神妙，二龍機不契，九年恣朕兆。呵呵！若無神光僧，懨懶一場笑。
腳底水瀰漫，肩上披磨衲，賣卜赤縣神洲，面壁嵩山九夏。哄得兒孫沒來由，處處相逢便打罵，唯有普門解報恩，表畫題贈堂前挂。咦！好個短販經紀，只是無人酬價。

觀音讚

謂是觀音，卻是普門。普門觀音，名非其名。度生無際限，弘願孰比倫。試問題讚者，噫，看來非別人。

聚雲師翁真讚

滿面丰神，遼天拄杖，人天皈敬，佛祖不讓。胸藏萬卷書，眼中空四相。定慧圓明，作則慈悲，真實是仗，人天瞻禮，謂是誰吹？萬師翁，大和尚。

慶忠老人真讚

右手執拂，左手搭膝，有照有用，有權有實，含默不言，為人克的。咦！穩坐影堂不記秋，續燄燈燈永不息。

題四景畫軸

馥馥芝蘭，杳杳煙樹。芍藥牡丹，誰與爭富。二雉忘機，物我無懼。試問紙墨未行時，木樹草花在何處。
未讀花木紀，難將夏景題。但憑胸臆寫，杜撰不成辭。錦雞雖美，無如白鷴素姿。唏噓！這軸長生畫，點綴不萌枝。
菊兮芷兮，有山有鳥。錦繡清奇，濃淡恰好。胡公張設畫堂前，只中觀兮不中討。
獨有孤根，首暢爭先。清姿淡泊，傑出于蘭。不同丹紫，詎染膩脂。四禽二宿，一飛一潛。若取不凋恒不謝，須從這裡看鮮妍。

巡照警語

板聲初，工夫問有無。急須撿點，免落迷途。珍重禪人莫放逸，拾取衣中珠。
板聲隨，倚枕合雙眉。閒情放下，箇裡須知。珍重禪人莫放逸，急早悟玄機。
板聲響，無夢亦無想。墮枕高峰，沉迷自引。珍重禪人莫放逸，午夜明星朗。
板聲催，催爾何所為？燈沉香寂，月影斜低。珍重禪人莫放逸，覺後始知歸。
五更終，板雜鐘聲重。敲翻漆桶，喚醒愚蒙。珍重禪人莫放逸，及第悟心空。

示鎮九文學

昔別靈峰直至今，投機一語慶忠門，他年一貫通三氏，名遂功成顯聚雲。

示舌端上座

五十三參功行滿，普賢大士來摩頂，珍重舌端多口人，在在度生立根本。

示何居士再晤

一自江南晤別時，每驚風鶴不如初，幾回歷盡煙波險，干木隨身隱蔽廬。偶過高梁訪名宿，撥草瞻風渡橋木，時逢山上老頭陀，遙指前村是君處。相見相歡意未休，知是三生何所由？一會靈山儼然在，報君不必別參求。聲色之中有標格，淨名由茲頓超越，恒持道法顯威儀，不二門開階侵。龐家父子有準憑，金沉滄海永留名，機鋒迥絕傳今古，去住翛然誰與倫？個中卻有好消息，忙裡閒裡須委悉，紅塵堆裡輥出來，三三兩兩稱饒益。

示同參

方外多年語共遊，何如此日寡朋儔，蘭臭室中誰為契，孔懷之誼當何求。憶昔人生空聚散，誠如旅邸虛相念，曉來分析各東西，究竟覺時成夢幻。君入林泉樂飲瓢，我隨函丈話腥臊，任重才疏唯勉強，幾美楊岐德倍高。吾兄寧翅滄溟廣，詎滯蟭螟一枝想，他年逸翮起翱翔，大地山河平一掌。

示睿珍上座

古佛堂前顯大機，沉蹤隱跡至今時，雲箋一幅權書示，他方此界恁施為。

示單傳書記

直指由來是幾年，權拈一語且留篇，他年底事知端的，倒腹傾懷為子傳。

示中行名性心

既入如來地，驀直向中行，見性明心後，菩提果自成。

詠蓮

舊院新標築沼臺，無忘悲願結蓮胎，馨香本自淤泥出，綽約還從淨地來。三笑虎溪方韻冷，幾開茅舍把詩裁，徜徉不改觀河見，自有芙蕖日日開。

其二

絲藏藕竅葉團雲，顏色鮮妍夏日欣，梳蕊輕風開玉片，翻波野影織迴文。薩埵悟矣爭先睹，醉客迷之自不聞，澹泊清香滋味別，超然迥異出群芬。

其三

葉盛明珠蕊帶香，根深蒂固自來長，候遲漫把荷錢出，熱至先將翠蓋張。隨處為人作益友，依時植種待中王，心空節勁誰堪比，傑出波心映月光。

其四

緩步觀花出院行，團團荷葉漸成陰，不奇馥郁人多植，為羨鮮妍蝶不侵。習習清風生玉朵，芃芃翠蓋靄波心，幾回曾入淤泥裡，錯節盤根不厭深。

其五

靈根已種在池塘，四面培栽壯晚涼，菡萏新開僧俗冗，祇園乍結水雲長。遠公社裡妍如玉，茂叔池中鮮更香，不是彌陀曾有記，肯來濁水共和光。

辭老人復歸聚雲

破雨衝風一徑來，荒園松菊幾經開，唯聞野鳥啼庭樹，不是天花墜雨臺。嫩草蔓延穿祖墓，疏椽影漏照空垓，慈恩弗計巾瓶日，慚憩三冬滿願回。

拙菴居士見訪次韻奉酬

幽居泉石遠金壇，何事由來到美官，芋熟久思鄰相饗，果馨重展睦州盆。脩篁斫徑邀鴻鵠，戛玉敲金引鳳鸞，香社若能新此日，談心秋夜不教寒。

次寶善居士除夕

為懷摩詰喜廛居，雲水行蹤不定除，儘有殘羹充野腹，且無深任荷肩輿。漏蓬疏壁隨風卷，妙旨箋篌送歲餘，莫謂寒霜斯夜盡，迎新春雨水成渠。

中秋無月

節臨叢集水雲臻，燈燭連宵代月瑩，江漢盡遲漁者釣，樓臺空負亮公吟。夜昏令彼秋砧隱，漏黑唯聞蟋蟀鳴，薦得當年拂袖旨，超然物外有光明。

賀姪檢選

壁水橋門掩映長，延津已化破天荒，科傳直手文章貴，榮入成均姓氏香。王樹光騰輝祖室，金莖秀拔啟維桑，芳姿綽約寧馨遠，箕業于今賴爾揚。

郡侯杜公次韻

偉政忠南澤益深，琴堂瑞靄播清聲，辰移字水舒光蔚，日射珠林映彩旌。經史名標綿世胄，山房菊綻待淵明，閒中若肯臨車駕，揮麈談心把賦陳。

山居

年來無志破沙盆，縛屋蟠龍伴野村，幻住古今忘歲月，一鼾天地老乾坤。庭前翠柏依雲水，檻外青松遶寺門，興適煙波懷釣叟，幾人寧識隱溟鯤。

山居(五言律)

林泉何所事，趺坐結蘿衣，神寂心珠燦，雲收皓月輝。飲茗懷古宿，修竹待賢棲，禽鳥呼終日，山花伴四時。

其二

徐步登峰頂，舒眸望遠山，淡雲飄野壑，曲水遶東川。眼底乾坤小，胸中宇宙寬，無人偕我志，獨自聽潺湲。

其三

松竹恒增秀，茅齋映日新，推窗吟夜月，倚案聽春禽。芋熟懷檀度，茶馨想故人，軒車遲不見，惆悵賦空亭。

次張相公韻

鎮日焚香煮茗，無人啟我壇經，宵中忽接眉宇，玉樹月皎風清。

乙卯春，因郡侯劉公陞任夔州，歷感弘護，兼別贈言，次韻酬答

九夏住治平，悉荷栽培力，谿柳倍甘棠，檀波重乳蜜。有玉鎮金山，無文空丈室，握別感貽言，依依正有日。

遊白帝城口占

千丈牆圍布大羅，由來蝸角苦爭多，彎弓躍馬人何在，唯有香山永不磨。

示了明吳居士，法名性己，號自在

了明自身已，入世元無礙，他年解脫來，與君說自在。

示了凡夏居士，法名性侶

了卻凡情入聖流，三賢十聖共君儔，塵情見網齊超脫，百千三昧一時周。

示祇園游居士，法名性地

結就祇園地，優缽花自開，願心周佛數，覿體證如來。

示龍華譚居士，法名性一

直達菩提岸，一性便無差，浮幢時現瑞，三會證龍華。

示廿五游居士，法名空持

廿五方持素，于今是幾年，女嫁男婚後，領取未生前。

募衣偈

大庾嶺頭提不起，南泉喚作破袈裟。四七二三相授受，黃梅室裡難迫湊。遺來盧行作爭端，衣缽由斯不復傳。其如後代兒孫輩，呼朋引類逐群隊。明文教我實斯先，三學儀規豈違背。啟我慈悲

兩片皮，信手信筆不成辭。持告十方諸檀信，失便宜是得便宜。咦，見聞隨喜，悉發菩提。

書問

復太守劉公(附來書)

十戴檀波，一宗弘護，當此道法衰微之際，悉荷我公大力鼎新。然治平禪林之有今日，得非香山公不忘鳥窠記剏、柳谿遺規，安能有此？惟願我公于政事之暇留心堅實，庶幾入世出世方得兩全。昔馮給事有云：「公事之餘喜坐禪，未嘗將腋到床眠，雖然現出宰官相，長老之名四海傳。」又清獻趙公云：「默坐公堂虛隱几，心緣不動湛如水，一聲霹靂頂門開，喚起從前自家底。」可見從上名公巨卿于公事之餘不忘本分一著。公歷來著意治平、留心佛法，不啻蘇文忠之解帶、韓子之留衣、王沂公之捨宅，施其財、捐其粟、塑其金像、永其香燈，豈非白文公不忘其舊，復承悲願再來耶？緇衣輩知恩有懷，啣環未遂，惟朝暮向黃面前頌視，注候綸音晉爵、仙任榮升，尹喜堂前又得重瞻紫氣。

昔老和尚以一見相投，遂闢荊棘，和尚復以半紙應命，搆結梵林，此俗語所謂都是會中人也。數年來雖未曾施捨資財，然一片護持之心，未嘗一刻稍懈。正期共講禪機，徐探妙理，而滄桑變矣，而離情生矣。以何因緣，墮此火宅？分手之前，屢承和尚瞻瞻戀戀，方外之朋情，反深于世間之交道。某靜坐舟中，回想景況，使人不能不一低徊、一歎息也。夔門之苦，一時難述，惟願和尚踐石上之言，垂三顧之雅，便航過我，那時方話終夕矣。

復城守李公(附來書)

季春廿二日，自尊衙作別。舟次五林，連日阻雨，廿八日方抵夔門。寤寐神思，無刻不懷我公護持之德。然則桃投有自，瓊謝未能，致令此心怏悒。本欲圖歸，因夔門諸公挽留休夏，直得勉應其誠。俟秋水小落，買棹方歸。五柳堂前，淵明、遠公又得重新一番話會。

初夏晤別，倏忽新秋，企慕之私，莫能自遑。且愧寒官恒以俗務掣肘，弗獲少申供養，屢荷垂注殷殷，愧感交集。今寶剎已得眾禪師協力肩任，諸務就妥，佇望轉棹，俾髮弟再得時聆禪教為幸也。臨穎佇切。

寄同鄉李公書

三十年破家散宅，浪蕩天涯，只做得個沒勾當人，欲與家鄉父老阿翁作一出世了生脫死的榜樣，其柰沒個知音，為之柰何？客歲溯舟上遊，適值我公他出，凡所到處，滿目盡屬異鄉，四顧徬徨，一帶寒煙荒坰，總屬眾生業感，居士以為何如？倘念疇昔知交，至情骨肉，那玉治平一晤，不獨蓬薜生輝，便是再生良晤。

復楚省童真和尚書

八經寒暑，兩辱佳音。昨接雲章，三番又至。柰弟年來癖懶成性，未及回音，幾拂來意。若非手足相關，不幾以不情視之耶？殊不知正是我弟兄親切處。只這親切處，國一馬師猶落下風，思備雪峰猶剩白紙。這裡說甚福盈福虧，苦樂安養？四無量何據何憑？鈍阿羅是真是假？遊戲神通非分外，美食不中飽人餐。既能快活優游，誰是寂寥境界？湖北之山，兄無住足。花冠萎墜，弟等何干？若云會聚之緣，不須彈指，蓋其中自有不隔者在也。臨穎神馳，依依不盡。

復南濱三一和尚

雷驚出蟄，雨化從新，桃花浪暖時，南濱萬壽金毛哮吼，須是恁麼人，始解恁麼事。賀賀！茲以薄務縈身，不及握椎座右，共唱卷阿，實深抱歉。雖然，一昌眾甫，化母機梭蚤已逗漏于山前嶺後，更看阿兄復從何處啟口？

復靜默上座

來札殷勤，深感關切，正謂水乳蘭蒞，馨味自投，知我者其誰歟？今不能無說，但當此時世，隱處為高，其奈欲隱彌露？所以古人居山林、隱朝市，或出或處、或語或默，總皆方便機權。若論箇裡關頭，最難透過。果爾透得過，客歲玉乾處境不曾逢、今日夔門亦不曾別，說甚舊歲新春、悲懽離合、鶴跡翩翻之語，個中消息已露；獅音海底之言，無耳偏能得聞。猿腸寸斷我知音，爐韛欲開君自得，不須捨此覓彼，直須密在汝邊，不妨反覆二三，莫作口頭讀過。

復睿珍單傳二座

年來虧二座導引，勸厥勝事，總欲智行兩全，方是聖賢能事。唯願二座日新其學，以悟為期，行坐準于清規，動止合乎先德，休矜己長，勿論彼短，自有出頭時節。古德云：「不惜過秋霜，徒教滋味長，縱然生摘得，終是不馨香。」唯二座勗之。
普門顯禪師語錄卷下終(附塔銘)

普門顯禪師塔銘

己酉經魁任忠州儒學學正几江袁州鐸熏沐譔

釋之不類于儒者，其立教宗旨，崇虛蹈實，迥然異也。釋之有合于儒者，其往繼來開，薪傳燈續，無弗同也。考釋之達磨初祖，以釋迦為百世不遷之宗；東土之傳，則臨濟之派稱盛。其間別戶分門，禪代衣缽之詳，釋氏子孫自能言之，非吾所得悉，即非吾所能贅也。[土*頁]至忠南，獲睹吹萬大師及鐵壁和尚語錄，閎博奧衍，機敏警拔，賞者久之，訝者久之。以為儒也，而居然釋也；以為釋也，而又有非儒不能及者，未嘗不欲溯其源流于從遊者。一時證道上人，不啻數十輩，而普門顯師，其最著者。師俗姓夏氏，故涪陵右族，與津邑之夏，一本而分支于涪。津、涪兩派，代各有顯者。乃今普門師不以儒顯，而以釋顯，則自其命名之初，其意固以遠矣。且其顯也，不惟自顯其大法，並吹萬、鐵壁二大師未墜之統緒亦藉以顯。則是昔以儒顯者，但焜燿于一時；今之以釋顯者，直昭垂乎奕祀。其顯之久暫，殆未可同年語也。師諱燈顯，號普門，開堂者二：一為涪之迴龍，一為忠之曇華。年五十示寂迴龍堂中，蓋誠得首丘之仁者。今涪、忠兩地門人各崇塔以藏不朽之骨，是又能以其師顯者，果不負師命名之意已。顯師乎？顯師乎？樂有師之弟，而師之所師又不均賴師以顯乎？惜辭世早，語錄秖一卷，貽似刻行，余未獲見其人，亦尚未讀其語也。其慈仁戒行度越等輩者，涪、忠從遊之士類能稱述之，余無容置喙也。聊因其弟子之請，略誌其譜系始末云。銘曰：

不有以作之，孰從而成之？卓哉顯師，吾不得而見之矣。卜之以其師，且卜之以其師之師。善乎仲尼之論宓子賤也，曰：「魯無君子者，斯焉取斯？」雖然，不有以述之，亦孰從而聞之？燈燈之相續者，匪伊二三子，其何以使來許之昭茲？善乎子與之敘道統也，曰：若禹、皋，若伊、萊，若望散，則見而知之；若湯，若文王，若孔子，則聞而知之。後之作者，其亦將徵信于斯。

胤　　鈞　　長

嗣法門人性　法孫空廣曾孫法　捐貲刊刻

在　　鏡　　海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